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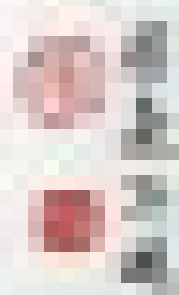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七册

上海圖書館藏本利古書題字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七冊

第七冊目錄

毛詩注疏長編不分卷（原裝十一冊）〔四〕冊十一

冊十一（引《經史問答》、《劉氏遺書》、《四書釋地》、

《樊氏釋地補》、《述學》、《左傳杜解補正》）……一

詩經注疏長編不分卷（原裝二冊）

冊一（引《說文解字注》）……一五九

冊二（引《說文解字注》、《九經古義》）……二六九

經史問答
四書釋地
述學

劉氏遺書
樊氏釋地補
左傳杜解補正

毛詩註疏長編



全祖望經史問答向召公季一百个兒子論衡信否谷以倚聞之
該召公或謂文王之庶子或謂但星同姓俱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刻
常與武周相肩隨當成王之初召公亦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餘
年而康王即位之初召公不久則已薨矣周初諸老固多大年然周公
九十九歲太公百廿餘歲畢公亦壽考要之卒及昭王之世亦若百个
刻及允膠舟之役矣則召公之事也



召公

全祖望從史同谷同野處洪武敏公曰衛宣公父子毛詩左傳皆有
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九年姑以嗣位之始即
行祫祀而急子即以次年立勢次十五年然必娶既娶而要之生壽及朔一祫故
兄一祫奪嫡皆以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以
此何以解之答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蓋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
莊公之諸姬之莊公卒長子桓公即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則
祫亂之行豈在前十六年之中者乎可以反冠魚網離鴻即宣公嗣位
四年可也六年是以相副矣雖然愚尚者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即位則先君
之嬖御自尚在宮中宣公乃為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祫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
政不應以此之淫蕩也桓公早被鴆奔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

傳考云

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因疑竇而求解之。然凡史記與左氏異
者。大抵左傳是而史記非。且此等文字。左氏不應有。據而妄爲此言。惜乎
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全祖望經史內含同唐風楊水泚詩序與史記合羊谷嚴氏以爲
不然考之左氏則似羊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羊谷沒朱子而生
未得見其詩得之先生以爲然否答桓妣曲沃自桓妣至武公祖孫三世
竭七十年之力始得晉皆由晉之遠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真陶唐之遠
民而立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之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以史曲折次之平王卅二
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妣桓妣將入晉人攻之桓妣敗歸晉人誅潘
父立孝侯由是往桓妣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弑孝侯晉
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王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
乘勝追之焚其禾此又不見于左傳而史記者之曲沃懼而清威是三舉也
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使王旅以臨晉鄂侯奔隨而虜人立哀侯以拒

唐楊水泚

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五九宗五止後通鄂侯入晉使与袁侯分國而後
其不意故君如此二年陸庭召魯侯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
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用赦之晉人以王命立袁侯之事是六舉也
于是又拒守廿七年力竭而亡而犹賂取厲王命以脅之始得从也列以為將
叛而歸也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礼至之從而要之九宗五止
不可以潘父及陸庭之叛也緊而誣之是列華谷之言確然不易也故
丘曰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襪公子沃蓋受潘父輩之陰謀以害其君
使得為防也彼其之子列外之也

全祖望經史問答同朱竹垞曰劉向所述皆魯詩未知果否以二者
所據各合劉向是楚元王交之說元王曾與申公同受業于浮邱伯
之內故以向守家學必是魯詩然是以爲未可信劉氏父子皆治春秋而
歆已難向之說矣要存向必守交之說也向之子棻博考說詩考之儒林
傳不妄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妄爲何詩也竹垞之說本之陳奐然以秦
離居衛急壽之子所傳見于新序而先儒以爲是者詩則不墨守申公之說
矣

劉向家學詩

全祖望經史同參同正樂正詩或合為二或合為一生王謂正詩乃
正樂中子蓋正樂之條目多者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子諸侯曲懸
不應清子大夫舞佾歌庭皆是也有正其者曰之失其傳也如大武之聲淫
及商是也有正其者奏之者如俞純徵律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
如鄭衛者宋四戶以及北鄙殺伐之聲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
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曰正也乃正
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冷州鳩謠別者曰名疑其不可為據是也而取大武
在正頌之失所以最為得君曲當唯是正頌之所先生歷舉左傳大戴投
壺并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主傳異同章科分而條晰之合今人
所共知者如左傳審武子之湛而飲射乃其一條也跡孫穆子之肆夏文
詩

王又一條也是皆正之失所也。大戴禮投壺篇凡正廿六篇八篇可歌
鹿鳴狸首鵲巢采蘋采芣伐檀白駒騶虞也。又一篇廢不可歌。廿七篇
商音可歌之。三篇同歌樂投壺之女最古故列于往而文說不可曉。白駒是
定足今列之正足不可曉。廿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反。狸首據康成以
為曾孫侯氏之詩。則六存正而鵲巢四詩是南樂。六列之正不可曉。廿三也
伐檀則直是反風。六列之正不可曉。廿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濶于正
然之可也。反正之濶于正正不可也。反風之濶于反正然之可也。遂濶入于
正正不可也。至若商者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之帝之遺聲則
康成以為商頌。其誤者。此三代之遺聲是皆正頌。以前何以投壺六
者為正詩不可解。此五也是非正之失所者。予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

致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設用之明堂是孔子虽曾止之而世莫知
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言尤前人所未發也吳札歡樂以大正為文王
之惠以小正為周德之衰狄者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正者反是蓋并
板蕩等詩凡反正者誤合之以為小正所奏之大正者正正并鹿鳴伐木等
詩凡正正者誤合之以為大正是失次之尤甚也此蓋本于劉炫以上杜預
之謬而以解正之失所最精袁清客曰小正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
于何草不美矣鹿鳴至于菁莪者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正
減去王之德矣然民勞至于民是刺亂也何去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於
小正至菁莪而止大正至卷阿而止樂清客似未免石林之說而適与之
合然此書所言皆是正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破鵲矣突

愚以毛傳攷之然衣緯裳尸也而高子以為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
有用之靈星也楚莊王武之三章曰賁六章曰桓卒七章曰武而今
所傳則桓先于賁武又先于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
所也而善其竹村馬氏之言謂穆時不拜肆夏以為是天子所以享元
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國入于正天子取以吉子之侯乎是必舊時沿唱
如此故穆時雖知不知其以穆時尚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
樂享賓則正頌皆以充正而用之燕祀至孔子始正之夾際曰南園
于正然之可也頌園于度正不可也然則商者之詩矣詩之答竹村
嘗言康衢風之祖之喜起南風正之祖也五子之歌安所之祖也是皆
商者之遺之以是推之即放者所云太姒夫元之策包義周書之孝葛

天之八音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反者聲
別有正反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商聲也而九辯見于山經
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霞是陽樂也皆正之祖也五子之歌
以下反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肉殷比祈韶皆反聲也則皆有聲也
中或多依托故夫子不錄。然則程文簡公奏之謂詩除足頌南豳之外皆
不入樂飲亭林力宗之而先生不以為然何也。今古未有詩而不入樂也。是乃
秦之謬誤也。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共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
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清歌于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
古詩四事之樂尚陳于天子之廷況列國之風乎。亭林于是乎失言。況反風亦
驟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雞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

未嘗字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清容曰亦有此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也敬
之小豎振鷺闕予小子諸篇是也案此此頌而附于頌也以其不類雅之音節
也試取洪詩讀之可見

顧氏曰和錄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安序采芑傳曰言

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之言其強美斯者矣正義曰名現夫鹿鳴以下諸篇出于

君臣兄弟朋友之間其不曲意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正之稱文武皆序其

敬天勤民之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

則宣王之時不方侈于前代矣如韓安之一傳而周道之鳴呼此太子晉

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福固不待河水之覆新王之利而後

見之也